

“双抢”之变：从“累得脱层皮”到“当甩手掌柜”

本报记者周楠

“什么是‘双抢’？”今年夏天，“双抢”刚开镰，当外孙女提出这个问题，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的“全国种粮标兵”刘进良愣住了。

对于年轻一代来说，“双抢”仿佛是个来自上古时代的词语。但在老一辈农民，甚至部分“80后”的脑海中，被称为南方农民最繁重农活的“双抢”，是几代人永远难以磨灭的记忆。

“变化很大，很多农村孩子都不了解它是怎么回事。”刘进良感叹。“双抢”，这个与双季稻生产相伴相生的词语，见证了南方水稻生产从人力畜力主导走向机械化主导、从小散户种植为主走向规模化种植为主、从“单打独斗”的家庭经营走向社会化服务支撑的“协同作战”后，自身也在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什么是“双抢”？

“‘双抢’首先是一场跟时间的赛跑，抢的是农时。”“60后”刘进良说。简要而言，“双抢”是指抢收早稻、抢种晚稻，是我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曾广泛存在的一种农事活动。

水稻的生长发育对温度条件要求高，因此在早稻成熟后，必须马上抢收、抢种，为晚稻的生长抢出时间，以便充分利用夏秋的光热。否则一旦延误了农时，晚稻收成将大减，如果遇到“寒露风”天气，甚至可能绝收。

“‘双抢’一般发生在小暑到立秋这个时间段，先把早稻收割进仓，再把晚稻栽插进田。”刘进良说，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历的“双抢”，是最累的“双抢”。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收割、脱粒、晒谷、犁田、插秧等环节，全靠人力和畜力完成，效率不高，只能拼命地赶，以免误了农时。

“‘双抢’是一场与天气的较量，对身体是巨大的考验。”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三封寺镇的“70后”种粮大户邓昌富一说起“双抢”，就开启了记忆的闸门。“双抢”期间正值“三伏天”，是南方一年中气温最高、又潮湿闷热的时段，火辣辣的太阳炙烤，闷热让人气喘乏力。

“‘双抢’是最辛苦的农活，没有之一。”邓昌富说，收割早稻时，田里要留着水，便于抢种晚稻。因此，割下的水稻、打谷机全部泡在水里，变得十分沉重。太阳将田里的水晒得烫脚，要踩在这样的泥水里劳作，还会被蚂蟥叮咬，体力消耗特别大。

“‘双抢’还要防着各种意外事件，心脏受不了。”湖南省汨罗市的“80后”种粮大户向铁青回忆，收回来的稻谷要露天晾晒，但夏天的天气说变就变，太阳刚刚还在炙烤，转眼间就乌云密布，雷声大作，农民只能赶紧丢下手头的活，从田里拔出泥腿，飞奔向晒谷场，抢在下雨前将稻谷收回，不然稻谷被水冲走或浸泡，会造成很大损失。

“2012年返乡种粮，几百亩早稻没地方晒，只能晒在村旁马路上，占了半幅路，最多的时候晒了两公里。”向铁青说，每到傍晚，怕稻谷被露水打湿，就把它们扫成一堆堆，再盖上塑料薄膜，自己把车停在旁边，睡在车里守着，第二天一早再摊开晾晒。

有一次遇到急雨，几千斤稻谷被冲进路边的泥沟，疲惫又心酸的向铁青蹲在路旁嚎啕大哭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女人手上缠着绷带找上门来，说向铁青晒在路边的谷子导致路滑，她骑摩托车摔倒受伤了，要求赔偿医药费。虽然对方没有直接证据，但自己理亏，只好赔了6000元。“‘双抢’期间，还有洪水、风灾，这些意外都可能造成巨大损失，让人身心煎熬。”他感慨道。

“实质上是因为当时农业基础条件比较落后，农业生产效率低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，只能以极大的劳动付出，为双季稻生产‘抢’出更多空间。”知名粮食专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国强说。

“双抢”苦在哪？

“‘双抢’很苦，‘双抢’又不苦。”烈日下，正在进行早稻测产的汨罗市农业农村局农技干部李俊梅说。尽管戴着遮阳帽，汗水还是从她的脸颊上不断流下来。她从湖南的小山村奋发苦读，考上大学，再经过考试成为农技干部。“我至今清晰记得，父母在稻田里跟我说，‘双抢’这么苦，你要好好读



▲湖南省华容县三封寺镇的一处“双抢”现场，收割机将稻谷卸到运输车上。



▲湖南省华容县三封寺镇的烘干车间，大量从田间收购过来的早稻实现了即收即烘干。

本报记者周楠摄

“双抢”不再那么“抢”的背后



记者手记

从紧张、冗长、艰辛到相对轻松、快速、高效，“双抢”这个被称为南方农民最繁重的农活，近年来发生了巨大改变。受访农业专家认为，我国农业发展由依赖资源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，逐步走上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，不必再像过去那么“抢”，我们正在逐步远离传统“双抢”。

挥别“双抢”的背后，是我国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，农业科技

书。”她说。

回忆“双抢”经历的文章并不鲜见，作者们用“农人的炼狱”“文字无法描述的辛酸”来形容“双抢”之苦。

这种苦体现在超长的劳作时间。“必须尽量拉长劳动时间，压缩休息时间，恨不得一天当三天用。”李俊梅说。

夏天天亮得早，农人们五点左右起床，用头天晚上的剩饭填饱肚子，马上就出工。八点钟左右，太阳变得炙热，开始进入“桑拿模式”，汗水反复流出来又蒸发掉，衣服上布满盐霜，一直得坚持到十点左右才收工。

中午只能留在家里，晾晒晒谷之余，可以稍事休息。下午三点钟后出工，站在田里，仿佛被关在一个大闷罐中，热浪逼人，透不过气来。太阳落山后气温终于有所下降，但蚊子开始成群出动。不论如何挥手驱赶，身上都会被咬出许多肿块，奇痒难忍。“有的人家劳动力少，晚上还要打着手电筒，或就着月光干活，干到很晚才收工。”李俊梅说。

晚上的农活不比白天少，要收晾晒的稻谷，挑回家后，再用手摇式风谷车清除晒谷的杂质。大人们晚上还要去田里“守水”，即守着水源和自家田，确保稻田得到足够灌溉，便于及时栽插晚稻。“水源紧张，不守就灌不到水，有时为了抢水还会发生纠纷。”李俊梅告诉记者。

“一天到晚没有停歇，就像苦海望不到边。”这是李俊梅对“双抢”的记忆。

这种苦也体现为超高的劳动强度。“老家人都说，一个‘双抢’搞下来，人要累得脱层皮。”少年时代多次参加“双抢”的北京“白领”何林说，从收割到晒谷，从犁田到插秧，每个环节都是重体力活。以收割为例，必须弯着腰，不停挥舞手中的镰刀，在火辣辣的阳光照射下，哪怕腰酸得直不起来，也不敢停留片刻。“就像身后有一头狼在追你，自己已经没了力气，还要拼命往前跑。”何林这样打比方。

以挑稻谷为例，根据路程远近不等，每个成年男劳动力一天要挑几趟甚至十几趟。一担一百多斤重的稻谷压在肩上，走在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上，是对体能的极限挑战。“累得小腿打颤，还是要坚持，又怕同龄人笑话，步子也不好意思放慢。一天下来，肩膀红肿，新手还会磨出水泡，水泡被压

取得长足进步。来自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到61%，科技成为我农业农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。通过持续推进生产机械化，小麦、玉米、水稻三大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分别超过97%、90%和85%。正是通过科技赋予的强大动能，农民从“力尽不知热，但惜夏日长”，到可以坐在有空调的收割机里，穿着皮鞋种田。

挥别“双抢”的背后，是我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革新。数据显示，十年来，我国粮食生产服务社会化加快推进，将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和组织形式导入小农户，培育95万多个农业社会化组

织，服务面积近17亿亩次，服务带动小农户超过7800万户。通过粮食生产服务社会化和生产机械化的强大支撑，“双抢”不再完全依靠劳动强度极大的人力付出，逐渐变得高效和轻松。

明显提高，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很大改变，多地的农民已能从容、轻松应对“双抢”。“作业方式、主体、时长、强度等都发生了改变，‘双抢’之苦、之难不再。”湖南省粮食经济科技学会会长石少龙认为。

“双抢”从人力畜力作业变为机械化作业为主。邓昌富的田里，三台收割机来回穿梭，稻谷通过管道卸到运输车上，再送去用烘干机烘干。旋耕机、插秧机在不远处整装待发，只待收割一完成，即可耕地、插秧，完成“双抢”。在各种农业机械主导下，“双抢”流程行云流水，快速而高效。“从育秧到烘干，我们实现了水稻生产全流程机械化，这样的‘双抢’轻松多了。”邓昌富笑着说。

农业农村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%，水稻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5%。

“科技在不断拉近我们与传统‘双抢’的距离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锡文说，过去犁地，一个劳动力加一头牛，一天最多耕2亩地。如今，一个劳动力加一台旋耕机每天可以轻松翻耕50多亩地，现代农机释放出巨大动能，“双抢”变得不再匆忙和劳累。

“双抢”主体从单家独户变成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主。“以前的‘双抢’，全家老小一起出动。”湘阴县鹤龙湖镇种粮大户汤井阳回忆，八九岁的孩子也要帮忙割稻子、晒稻谷。这既是农耕文明里“耕读传家”的生动诠释，也说明“双抢”劳动量之大。

这些年，“双抢”主体发生了很大变化。约10年前，每逢“双抢”，北方“麦客”纷纷南下，为南方水稻提供收割服务，高速公路上的收割机大军蔚为壮观。近年来，南方的水稻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如雨春笋般蓬勃发展。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副处长张志兵告诉记者，作为水稻生产大省，湖南现有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8.1万家，服务小农户540余万户，约占全省小农户数量的40%，全省水稻生产的社会化服务率接近40%。

在便于机械化作业的平原地区，这个比例更高。“我们区目前有3965家水稻社会化服务组织，服务面积85万亩，全区水稻生产的社会化服务率

贴。汨罗市汨罗镇的种粮大户曾岳华告诉记者：“14万元的有序抛秧机，各级补贴加在一起，能达到8万元左右，还有机抛秧专用育秧盘每个补贴2.5元，各种补贴的力度很大，提升了我们的积极性。”

但正如粮农、农业干部所反映，“双抢”还面临继续转型升级的挑战。无论是农业机械研发制造水平的提升，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持续完善，还是惠农支农政策的继续优化，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。只有找准农村农业的“脉搏”，了解种粮主体们的所思所需，化解粮食生产流通领域的难点，才能推动“双抢”更好转型。（本报记者周楠）

达到了90%。”益阳市赫山区副区长蔡丽环说。

蔡丽环告诉记者，一家拥有50多名员工的社会化服务主体，大约可以为1万亩水稻提供全程社会化服务，相当于传统种粮模式下1000多人的劳动量。因为有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助力，许多农民告别“家家地不多，户户各干各”的“单打独斗”模式，笑称自己“穿着皮鞋种田”，这样的“双抢”无疑更轻松。

“双抢”的劳动强度降低，效率得到极大提升，花费的时间明显缩短，节奏变得相对轻松，社会化服务组织帮助农户摆脱繁重的农活，传统的“双抢”渐行渐远。

“过去搞‘双抢’，累得要扒层皮，现在只要操作机器就可以了。”坐在带有空调的收割机里，邓昌富感慨，“现在种250多亩田，3台收割机，两天就收完了，再放水淹田1天，用农机边耕边插，总共10天就能轻松完成。”他说。

万庾镇是华容县的“粮仓”。今年夏天，湖南省农业农村厅预约7月12日到万庾镇开展早稻测产，结果当天到了后发现，水稻都收割完了。一问才知道，当地今年早稻成熟偏早，机收速度太快，“一下没刹住车”，提前两天就收完了，测产组哭笑不得。

“双抢”受天气的影响也在减少。“过去‘看天吃饭’，中午不能出工，下午不能晒谷，现在收割机可以全天候作业，烘干机能24小时烘干。”夏收期间，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的种粮大户熊娇军，指挥一车车早稻从田间运到烘干车间。

她告诉记者，湿谷即收即售，由机器烘干，不用再露天晾晒，“不用担心晒场不够，不用担心突然下暴雨，‘双抢’不再提心吊胆。”她说。

告别落后的农业基础条件，粮食生产不再是一味苦干。“‘双抢’的氛围淡了，强度小了，节奏舒缓了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，我们正在告别‘双抢’。”石少龙说。

如何应对后“双抢”时代？

“‘双抢’之变，折射出我国水稻生产的转型升级，农业生产已从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转向主要依靠机械动力，进入了机械化为主导的新阶段。”罗锡

文认为。

“‘双抢’的变化，是我国农业从低效到高效的写照。相比40多年前，湖南目前的水稻收获面积少了约1/9，但总产量却增加约60%，背后正是农业科技加快革新、农业机械化高速发展。”石少龙说。

“作为种粮农民，我希望‘双抢’的变化不要停，要继续前进，继续升级，变得越来越高效和轻松。”“全国种粮标兵”刘进良说了自己的心愿。

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陈文胜在其著作《论大国农业转型》中表示，近年来，中国农业发展方式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革，突出特征是由分散式向集中式转型，资本与技术要素不断得到强化，进入到生产信息化、经营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现代农业发展阶段，“双抢”之变是这种变革的生动写照。

而要变得越来越高效和轻松，“双抢”还有以下瓶颈需要突破。

首先是水稻生产机械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。“虽然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，但也还有不少短板，‘无机可用’和‘无好机可用’等现象在一些地方还存在。”在罗锡文看来，水稻生产机械在信息化、智能化、农艺和农机结合等不同程度存在问题，对水稻生产实现现代化带来影响。

“总体而言，山区‘双抢’的变化不如平原地区大，机械化水平跟不上是一个重要原因。”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种植管理处处长李稳香说。山区的田块小、分布散、落差大、形状不规则，对机械推广应用形成阻碍，尽管越来越多小型便携式农机近年来被研发应用，但总体上作业效率偏低、使用不便、成本更高。

“至今还能在一些山区看到农民躬身用镰刀收割水稻、用打谷机脱粒、用箩筐挑稻谷的场景，跟几十年前变化不大，说明‘双抢’的升级空间比较大。”罗锡文说。他建议，要针对不同经营规模、不同地块大小、不同地形，以及不同的种植制度，研制不同类型的农业机械与之相匹配，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的推广率。

其次是水稻生产社会化服务能力需继续充实。岳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梁亿仲认为，在部分地区，还是存在人力资源供需矛盾问题，面临农忙请不到人的难题。“育秧、收割、烘干等环节的社会化服务缺口较突出。”梁亿仲建议，要培育更多具备全程托管服务能力的社会化服务组织，进一步夯实社会化服务基础，让农民种田有所托，有所收。

第三是种粮主力需要进一步年轻化。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在一些地区已经成为现实，“无人农场”不再罕见，但“人”依然是水稻生产的主体，机械需要人来操作，育秧等环节更需要大量人工。“每年农忙请的人，平均年龄到了60多岁。”邓昌富说。

今年“双抢”期间，湖南省临湘市种粮大户张兵驹的田里，三台收割机轰鸣着作业，紧促的驾驶舱里，空调显示为27摄氏度，年轻的机手脸上看不到一滴汗。“同样的收割机，带空调的要贵1万多元，但我必须要买，不然吸引不了年轻人来。”张兵驹告诉记者，在招聘机手时，他就跟年轻人“打包票”——走出收割机，脚上没泥巴，身上没汗水。

“种粮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，农机装备越来越智能化、精密化，都需要更多年轻人加入。”张兵驹说。

第四是水稻种植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继续完善。一些田块不规则，灌溉配套不完善，对机械耕作、土地流转、规模种植、效率提高都会带来影响。“要鼓励推进农田改造、高标准农田建设，通过短改长、弯改直、坡改平，把小地块整合成适度规模的大地块，提高机械作业效率，完善灌溉、机耕道等配套设施，便于土地流转，推动规模化经营、现代化耕作。”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游涛建议。

“总之，‘双抢’是我国水稻生产的重要标志，在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、反复要求稳定双季稻面积的背景下，如何让‘双抢’变得更高效和轻松，帮助种粮农民降本增收，提高种粮积极性，是值得高度重视的课题。”石少龙说。